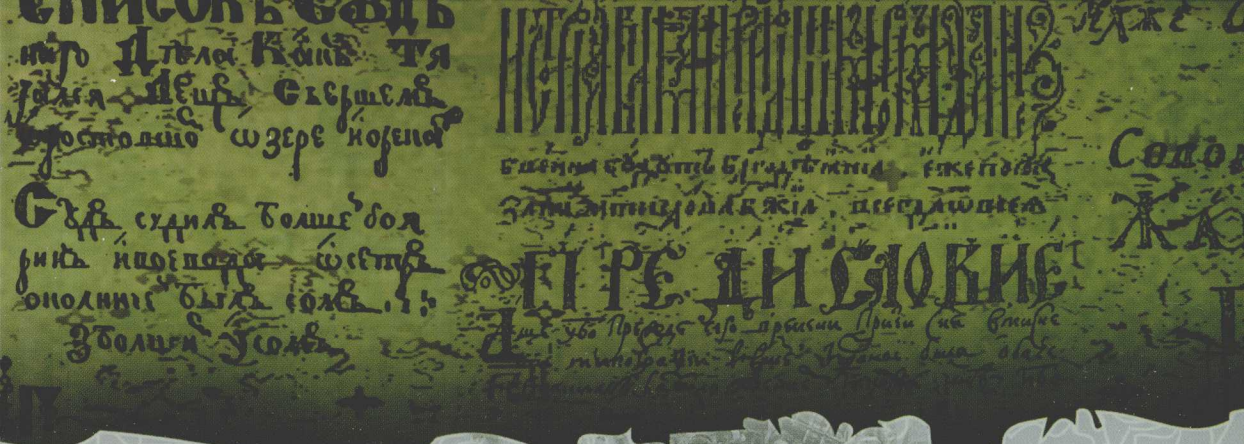




21世纪大学俄语系列教材



十七世纪俄国 文学作品选读

(十七世纪俄语—汉语对照)

左少兴 © 编译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25874

H359.4:I

08

21世纪大

СОКЪ СЖДЬ
 КЛѢ КѢИ ТЯ
 КѢИ СЖДЬ
 КѢИ СЖДЬ

КѢИ БОШЕ ДОЯ
 КѢИ БОШЕ ДОЯ
 КѢИ БОШЕ ДОЯ



САММЕСЪДНѢ БРѢДѢНІА КѢИ
 ЗНА МѢИЩАКѢИ ПЕРѢДѢНІА
 ПЕРѢДѢНІА
 ПЕРѢДѢНІА

КѢИ ДВѢМѢ СТИХѢМ
 КѢИ ДВѢМѢ СТИХѢМ

СОДѢКѢЛЛОЖЕ БРѢНЬ

ЖАБЪ И МЫШЕН

ГОМЕРѢ

十七世纪俄国 文学作品选读

(十七世纪俄语—汉语对照)



左少兴 © 编译注



北航

C1633027

H359.4:I
 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左少兴编译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21世纪大学俄语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22164-8

I. 十… II. 左… III. ① 俄语—阅读教学—高等学校—教材 ② 俄罗斯文学—作品综合集—17世纪 IV. H35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8383号

书 名: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

著作责任者:左少兴 编译注

责任编辑:李 哲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2164-8/I·259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8印张 310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前言

这本《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十七世纪俄语—汉语对照)(《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 века》,以下简称《选读》)是我们正准备编写的《十七世纪俄国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 века》)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部分);它的第一部分是《十七世纪俄国文学概述》(《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 века》,以下简称《概述》)。此外,在《概述》前面,还用一定篇幅简述一下十七世纪俄国概况(或者,用通俗的说法,“十七世纪俄国百年大事记”),以此作为叙述十七世纪俄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材料。

编著(同时加上译注)这样一本书,一是出于我们对中国俄罗斯学界长期教学科研(包括教材专著编写)的历史经验的反思,二是出于对当前教学科研现实状况和客观需要的考虑;同时,也是我们的夙愿和践行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所作的承诺。

这本书是我们的初次尝试。我们的编写方法也与以往的“文学史”专著或教材不同:我们从“第二部分”,即从“选读”开始,是想以“文”带“史”(即“叙史”——“文学史”)。所以我们采用先译作品然后再写评述议论文字的工作程序。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是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个“断代文学史”。但是它历来包含在俄罗斯文学史这种“通史”之内。即便如此,这个世纪的作品介绍和分析,在我国的某些相关著述中,有时也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轻描淡写”,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境地。

我们外语界前辈著名学者、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北京大学英语系(前西语系)英国文学教授杨周翰先生说:“就外国文学史而言,通史已出不少,似乎可以多出一些断代史……”^①他亲自实践,以自己的博学多才和深厚的人文知识,特别是英国语言文学知识,写出了享誉学术界和外语界的佳作《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在这部“断代文学史”的“小引”中,他热切“希望有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①《镜子和七巧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我们的“十七世纪俄国文学”的编写,也是受到了杨周翰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不仅如此,杨周翰教授还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小引”中根据自己学术活动的经验体会,并从考虑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提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建议:“由于这里(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作品——注)的作家大多比较陌生,他们的作品也大多没有译本,所以尽量多译些选段,以免空谈,读者也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①

“可以多出一些断代史”和“尽量多译一些选段”——我们从这两“多”中得到启示。从我们着手编著(及译注)这样一本俄国断代文学史起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俄国,十七世纪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分期线,同时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中世纪时代末期;也就是说,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在俄罗斯结束最晚;其他大多数西欧国家早已结束中世纪,并先后进入并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因此,我们的选材和选译不能不考虑这个时代的特点,不得不从这个世纪的实际状况(社会、文化、历史等)出发,从十七世纪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十七世纪的文学归于“古代罗斯文学”范围)的发展变化出发,来“尽量多译”些优秀作品。

所谓“尽量多译些选段”,即多译当时的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选段,我们不仅这样做,而且将“选段”扩大化,着重精选并“多译”一些反映时代,表现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感情的作品——小说(故事)、诗歌、戏剧、散文等等。这些选译的“文本”力求“故事”情节完整、主题鲜明、文学性和可读性强、语言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合适等。而一些篇幅过长或者文字有些晦涩的文本,我们则从中译出一些能说明“主题”和“情节”的选段并放在“概述”中,用作分析作品的时代性和思想性的例证。

二

杨周翰先生说的“尽量多译些选段”,是为了在谈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作品时“以免空谈,读者也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但对于阅读和分析研究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十七世纪俄罗斯语言(在俄语史上有时称为“大俄罗斯语”——“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 язык”,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俄罗斯民族语言的俄语)来说,我们加上用来与汉语译文对照的十七世纪俄语文本,不仅是让“读者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而且也是让读者,特别是俄罗斯语言文学专家学者,可以“据此判断”并检验所译是否正确。我们认为,“选读”用双语——汉语译文和十七世纪俄语文本——对照,对于教学研究和阅读理解是完全必要的。

此前,商务印书馆先后(于2003年和2010年)出版了古代罗斯文学(广义)作品《伊戈尔出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李锡胤译)和《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王松亭译;也译为《往年纪事》)。它们都是“古俄语—汉语对照”的重要译著,对于高校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

^①《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小引”。

无独有偶。在我们的这本“选读”中有几篇“翻译作品”——十七世纪俄国文化人士翻译的《伊索寓言》(此译本在当时的几年之内出版三次,比俄国伟大寓言作家И.А.克雷洛夫发表首篇寓言的时间早了百余年)。以往,古代罗斯的一些作品主要译自拜占庭希腊语或者抄自保加利亚古斯拉夫语(一些译自希腊语)的文本。而这些寓言竟然使用十七世纪的“拉丁语和俄语”(《Притчи Эссыповы на латинскомъ и русскомъ языке》)印出,也就是说,用“双语对照”。但在我们这本《选读》中略去了十七世纪拉丁语文本。

在这本“选读”成书之前,从2006年起,我们选译了几篇“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优秀作品”,先后发表在《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1期,2007年第1期,2009年第4期)和《世界文学》(2011年第3期)等刊物上。例如《谢米亚卡法官判案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Шемякином суде》),《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Фроле Скобееве》)等。这些作品(作者大多佚名)只是译作。现在在《选读》中均附上原文(十七世纪俄语写成的文本)。

三

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是不相同的,各国的社会发展也有其各自的特点。“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①但是,俄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又如何呢?

对于俄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正像对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一样,有多种多样的、从不同视角观察而得出的、见仁见智的看法,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看法。正如俄国著名学者Д.С.利哈乔夫院士在《关于俄罗斯的新旧神话》一文中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被有关其历史的种种矛盾的神话所笼罩……”^②因此,三言两语来“概述”俄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是比较困难的。

当年列宁通过对十七世纪俄国经济的研究,看到全俄市场的开始形成,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从而把十七世纪说成是“俄罗斯历史的新时期”的开始。列宁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几十年的苏联学术文化各界。与此相联系的,语言学界把十七世纪说成是“俄罗斯民族形成”和“俄罗斯民族语言开始形成”^③的时期。

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对十七世纪俄国社会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观察。他说:“……在我国历史上,十七世纪是一个人民造反的时代”^④,又说:“整个十七世纪是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作准备的时代”^⑤等等。

从公元86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立“留里克王朝”(所谓“罗斯立国”)时起,至今(2012

①《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小引”。

②《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LOGOS. , 1999, С. 51.

③《Русский язык(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С. 105.

④《俄国史教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0页。

⑤同上,第262页。

年)正好有1150年的历史。我们认为,在这千余年的历史,堪与十七世纪这100年相比的,恐怕只有二十世纪的100年了。俄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风雨如晦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一开始,俄国就面临着空前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环境——延续十几年的“动乱时期”^①;由于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使得自古以来的古代罗斯社会的特有的“道德宗教结构的单一性和完整性”发生分裂,从而进一步造成社会分裂和“教会分裂”。因此,我们还可以认为,俄国的十七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期,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总之,十七世纪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大小事件,规模不同的“人民造反”(仅史书上用的与当时“造反”相关的词就有:бунт, мятеж, восстание, волнение, возмущение, смута, 直至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война等)。一方面是农民、农奴、市民、小商贩、工匠、少数民族等的“反抗”、“造反”、“起义”,另一方面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全面加强。1648年制订的《法典》[称为“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法典》”,在1649年颁布实行时称《全国会议法典》(《Соборное уложение》)]加强了俄国的“农奴制”和对社会各阶层的“立法”措施。

十七世纪的俄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社会对立阶级(封建领主、贵族地主与农民、农奴等)之间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和贵族阶层[如大贵族领主(бояре)同服役贵族(служилые дворяне)]之间的、皇权同世袭贵族的特权之间的、政权同教权之间的、教会与信众之间的、教会上层与中下层教士之间的、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等等;此外,还有西方影响和罗斯传统的对立,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异,甚至“父与子”两代人在人生观和生活追求的不同,等等。

十七世纪的俄国文学就是反映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相互关系以及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的精神生活(必须指出,宗教信仰仅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四

俄语词“литература”(曾写成“литтература”——“文学”)是外来词——来自法语的 litterature,是源于拉丁语词 litteratura(比较英语的 literature等);它也是多义词,表示“书面作品”、“著作”、“文献”、“文学”等意义。俄语中与 литература 意义接近的有 словесность,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等词。过去曾用过“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表示“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意义。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为“七百年的俄罗斯古代文学”^②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是

① “动乱时期”——俄语是“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有时简称“Смута”。在不同的文献上,对这个“时期”的界定稍有不同:认为在“1598—1613年”之间或“1601—1613年”之间等。现在(中、俄出版的)书籍中普遍用这个“名称”。但在苏联时期,认为“动乱时期”是十月革命前贵族资产阶级史学著作中流行的一个错误名称,因为它被用来指十七世纪初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和俄罗斯人民反对波兰-瑞典干涉俄国的这一时期。

②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即“纯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м смысле”,俄语中还用“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等词),它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思想取向。

在古代和中世纪,“文学”这个词是广义的。在古代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统称为“文学”;在中世纪拜占庭,那里的“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①;在罗斯—俄罗斯,“古代文学总的说还没有作为文学从一般实用体裁(历史、布道讲话、书信、传记等)中独立出来,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带有虚构的故事,这才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条件……”^②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选材范围扩大了,《选读》中“体裁”丰富了,除了文学体裁的“故事—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外,还有一些具有历史—文学价值的“历史叙事”、“历史回忆”材料等等。

俄国文学史家Д.С.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十七世纪是“从中世纪文学体系向新时期文学体系的过渡”,“从中世纪文艺创作方法向新时期文艺创作方法的过渡,从中世纪文学体裁结构向新型文学体裁结构的过渡……”^③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选读》中读到,无论是叙事性作品还是故事性作品,也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原创的还是翻译的,等等,在体裁和题材方面,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表现出以往时代不曾有过的多种风格和多样色彩。我们还可以从“选文”中品味到,作品反映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语言的“民族化”、“规范化”和“通俗化”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超过了以往时代的大多数作品(除个别例外,如十二世纪末创作的、但经过后世多次“加工”的《伊戈尔出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等)。但所有这一切又为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

五

下面简要介绍十七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两位作者和一些作品及文体。

1. 大司祭阿瓦库姆(1621—1682年)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上第一位有才华的作家”^④。他一生(特别是他在流放俄国北方期间)写了50多部作品(包括谈话录、辩论文、训导词、书信、申诉书等)^⑤,其中他的《自传》(“Житие,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被赞誉为“俄罗斯文学中第一本有真正人情味的作品”^⑥。这部《自传》中的“十年西伯利亚流放记”可说是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流放题材”和后来的“劳改营题材”等的先河。俄国媒体甚至把不久前去世的,创作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著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称为“当代的阿瓦库姆”。此外,我们还从阿瓦库姆的著述中选译了几封书信和谈话录等,置于《选读》中,以此表现这位当时的“旧礼仪派”

① 陈志强著《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②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3—24页。

③ 译自Д.С.Лихачев,《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LOGOS., 1999)第347页。

④ 同上,第492页。

⑤ 所谓“50多部作品”是一些人的“说法”,也有人认为他写了“80多部”,甚至“近90部”(90种)作品。

⑥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14卷,第444页。

(或“教会分裂派”)的首领的思想观点和宗教活动。

2. 来自白俄罗斯的、在乌克兰基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和波兰教育熏陶的、通晓拉丁语和波兰语的修士西麦昂·波洛茨基(1629—1680年),被认为是早期俄罗斯诗歌(“俄语音节格律诗”——“*вирша*”,来自波兰语“*wiersza*”;或称“*русское книжно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的奠基人之一,据说他写有“上千”首诗歌(主要用教会斯拉夫语和波兰语);他被认为是俄国第一位“宫廷诗人”,还是“巴洛克风格”诗人。其实,西麦昂是位“多面手”:他还被认为是俄国“戏剧”创作的奠基人之一,又是教育多名王子公主的宫廷教师;此外,他还是反对“教会分裂派”并与之进行辩论的宗教政论作家等。

3. 十七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产生了最早一批与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称为“*Повести*”(“故事”)的作品;作品的作者大多佚名。其中一些具有虚构性质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的“故事”,可以称为“俄罗斯早期小说”(或“俄罗斯小说文学”——“*новелл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或“*беллитристика*”)的“萌芽”。例如诗体故事《倒霉鬼和苦命人的故事》中的年轻主人公是当时文学作品中第一个虚构的、概括性的人物形象;《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等被看作是俄罗斯小说的“雏形”。顺便指出,当时翻译的或改编的西欧骑士小说、冒险故事、社会言情小说、爱情故事等,如《波瓦王子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Бове-королевиче*》)、《金发瓦西里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Василии Златовласом*》)等,对俄罗斯小说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如果说在中国“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代表形式”^①,那么“故事”(“*Повести*”)就是俄国十七世纪文学的“代表形式”。从我们的选读中便可以看出。

4. 十七世纪的故事作品中,值得一读的是那些反教权主义的、反专制独裁和政府衙门(“*приказы*”)腐败的作品。它们揭露、谴责、讽刺、嘲笑教会教士们的虚伪、伪善和违背教规的劣行以及法官等官员的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劣迹。此外,一些作品也讽刺了社会的陋习丑行。例如《酒徒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бражнике*》,又名《酒徒升天记》——《*Слово о бражнике, како вниде в рай*》),通过一醉汉之口嘲讽那些“登天成圣”的使徒和帝王们。在俄国文学史上,这类故事统称为“讽刺文学”(“*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作品,又称“笑文学”(“*смех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作品。

5. 《选读》中选了几篇翻译的“笑文学”故事——这就是通过其他语言转译为俄语的意大利的《诙谐故事集》(或《笑话集锦》)。它们本是一种民间故事。俄语词“*фацеции*”[(“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和十七世纪末俄国的)滑稽小说”]译自拉丁语“*facetiae*”。在俄国文学史中也把这类故事称为“*смехотворные повести*”(“逗笑故事”)。它们颇似中国文学史上清代作家“游戏主人”编的《笑林广记》。

6. 十七世纪的“故事”(“*повести*”)中有些来自民间故事或民间歌谣。如比较著名的《*Повесть о Горе и Злочастии*》(《倒霉鬼和苦命人的故事》)和《*Повест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иче*》(《棘鲈的故事》)等。试比较这些故事的“民间版”:《*Сказка о Ерше*

① 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Ершовиче...》(《关于棘鲈的童谣》)、《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о Горе》(《关于倒霉鬼的民歌》)等。《选读》中这两类作品都加以采用,以便我们了解并比较这个时期两类文学体裁的作品。

7. 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俄罗斯戏剧是俄国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它是在西欧文化和南俄(指当时已合并入俄罗斯的乌克兰等地)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特点(从一开始)就是:有剧本和说唱戏文,有编导和“演员”,有固定剧场和戏台布景,还有幕间的“插科打诨”等。这些大不同于古代罗斯街头场地流浪艺人的“表演”。从1672年第一次由德国新教牧师约冈·戈特弗里德·格列戈利编导演出《埃斯菲利》(《Эсфирь》)起,到1676年沙皇阿列克谢去世演出中断,五年内演出了十来个剧目(常为“多幕剧”):有约冈·格列戈利编译的[如《Комедия о Юдифи》等,其中一些剧是根据当时(和其前已上演的)英国的“剧目”改编的],有西麦昂·波洛茨基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如《Комедия притчи о блудном сыне》(见《路加福音》第15章)],还有从“南俄学校剧”(“южнорусские школьные драмы”)移植的、也是根据《圣经》故事编写的[如《Ужасная измена》(见《路加福音》第6章)等]。其中多数剧可看作“宗教剧”。《选读》中包括了以上三类剧(全剧或其中一幕)。

8. 欧洲中世纪(公元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文学中,最盛行和种类较多的作品当属宗教文学(广义)作品,因为当时基督教教会处于至高无上的“万流归宗的地位”^①。千余年的中世纪分为早期、盛期和晚期几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的“情况”也有差异。当时的宗教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 基督教《圣经》(“新旧约全书”,俄语曾写成“Священное писание”);2) 神学著作——指公元二世纪至十二世纪基督教“教父”著作,亦称“教父哲学”(“патристика”,“教父”一词的俄语是“отцы церкви”)和随后的“经院哲学”(“схоластика”);3) “圣徒传”——即教会封为(或追谥为)圣人的僧俗界杰出人物的传记;4) 基督教史和“教会史”;5) 宗教诗和宗教剧等。

但是,对处于十七世纪(特别是下半期)的俄国和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俄国文学来说,一方面是“宗教文学有了新的特色”^②,另一方面则是某些体裁题材的“状况”仍然“一如既往”。

下面按上述宗教文学的几类分别简述一二。

1) 中世纪的罗斯—俄罗斯,从988年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到十七世纪中期,“没有一本完整的、经过订正的圣经文本”^③,只有其中几卷(如《福音》书、《使徒行传》等)有罗斯化的教会斯拉夫语译本,而且译文质量也参差不齐。1680年出版了西麦昂·波洛茨基用诗体语言翻译《圣经·诗篇》的名为《韵律诗篇》的遗著。1683年莫斯科外交事务衙门的译员菲尔索夫也翻译了《圣经·诗篇》^④等。十七世纪中叶大牧首尼康的“教会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②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③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3页。

④同上,第359页。笔者注:十二世纪罗斯大公B.莫诺马赫在自己的《训诫》中提到了《圣经·诗篇》。

革”之一便是重新订正已有的经籍译本。被认为是十五世纪下半期至十六世纪初俄罗斯神学家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圣根纳季(?——1506年)首次将《圣经》中已译成俄语的几卷用合订本的形式出版。

2) 十七世纪俄国的比较著名的“神学”篇章是大司祭阿瓦库姆的《教义诠释》、《关于神、万物和上帝造人的语录汇编》等;即使如此,俄国文学史和教会史上也未见有人称他为“神学家”。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说:“阿瓦库姆……学识不多,但他总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①”。而修士西麦昂·波洛茨基的“宗教政论”文《管理之权杖》等,有人将其归之于“神学”著作。

3) 与上述相联系的是,十七世纪俄国教会神职文化人士中,没有人写出一部罗斯—俄罗斯“教会史”。倒是阿瓦库姆等“旧礼仪派”首领们在著述(见近现代学者编的《旧礼仪派文集》——《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等)中谈到十七世纪下半期俄国教会分裂的前因后果;此外,当年某些编年史也或多或少记述俄国教会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和某些著名宗教人物的事迹。不过这类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也像古代罗斯的《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一样,不是“宗教史”或“教会史”。

4) 前面已简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宗教剧。至于当时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庞杂,即使是“宗教性”的,作品的宗教功能也有些变化:如对修士和信众的“教诲”、“教化”转为对他们的“劝喻”、“劝化”。《选读》的三首诗(《修士》、《醉酒》、《海盗》)出自西麦昂·波洛茨基笔下。从中可以读到,诗的最后都有规劝的诗句:“十条戒命谨记牢……奉劝弟子行正道”;“酒醉让人头昏涨,奉劝诸君多思量”等。诗体故事《倒霉鬼和苦命人的故事》的结尾也有宣扬走“正路”的宗教词句:“年轻人(故事的主人公)记住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进修道院剃度”,这是“这个年轻人的最后归宿”。类似“圣母颂”的宗教赞歌所见不多,常见的是“宫廷诗人”们(西麦昂·波洛茨基及其弟子)写的“赞颂”沙皇及其子女的诗。

5) 中世纪欧洲的传记文学[俄语是“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也译为“圣徒传记文学”,俄语还从希腊语借用(译音)агиография(圣徒传)或аг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常见的有两类:“僧侣传”(монашеское житие)和“王公传”(княжеское житие)。这两类传记的传主多为教会封圣(或死后追谥为圣)的时代杰出人物。以往的“圣徒传”(“житие святого”)常为修道院僧侣所作。十七世纪俄国的传记文学作品与以往世纪的“圣徒传”在传主事迹的描述方面以及书写的规格方面均有所不同。以《选读》的两篇作品为例。阿瓦库姆的《自传》既不是“圣徒传”,更不是“使徒(行)传”。因为他被开除教籍而后被处以“火刑”,死后未被俄国东正教教会“平反昭雪”、“追谥为圣”。但他自己写的“生平”开创了俄国传记文学中“自传”文体的先河。至于《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夫家姓)的故事》,是传主的儿子按“圣徒传”规格和行文方式,以家庭生活为题材,记述其母作为“家庭主妇”、“行善者”的事迹(其中有不少“渲染”文字和带迷信色彩

① 转引自亚·叶菲莫夫著《俄罗斯文学语言史》,第3版,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19页。

的情节)。这篇“故事”的“女主人公”在死后(1604年)于20—30年代被教会“追谥为圣”,所以她的“故事”又称为《尤莉安尼娅·拉扎列夫斯卡娅(娘家姓)传》,即“圣徒传”。由此也可以看到宗教文学在十七世纪具有的新“面貌”和新特色。

六

《选读》中共有三十多篇篇幅长短不一、涵盖各种文学类型的作品。我们不按作品产生的时间先后“排序”,而是按作品题材内容性质相近或体裁相同归列在一起。

《选读》中的作品大多译自苏联最著名的学者、俄罗斯文学史家、版本学家Н.К.古济(Гудзий)院士编选的《十一——十七世纪古代罗斯文学选读》(《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VII веков》,第6版,俄联邦教育部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小部分译自其他古俄语材料,个别的还参阅了从俄罗斯网站下载的古文材料。我们在《选读》的每篇的“注释”中都说明了译文的出处。

Н.К.古济院士对自己编选的材料也做了简要说明:“依据作品的篇幅和所具有的历史—文学价值,这本选读的作品或采用全文,或只用其片段,但两者都是从最权威的文本(наиболее авторитетные тексты)中选出的”(见该书“序”)。此外,古济院士特别指出,“十六——十七世纪的作品,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离我们较近,其文本则按现代俄语正字法(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рфография)印行,但同时保留词语书写时的语音特点和形态特征”(见该书“序”)。印本的这些处理,十分有助于我们阅读原著的文本。我们附上的每篇作品的俄语原文材料就是这样印行的。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俄国十七世纪印行的书语材料,特别是当时的抄本(списки),也是以这样的字体形式出现的。

从十六世纪中期起,俄国的印刷业(其奠基人是伊万·费奥多罗夫)才开始用铅字来印刷书面作品。第一本印刷书就是《使徒行传》(《Апостол》)。与此同时,俄国也开始使用自己生产的纸张。我们可以看到,手抄本和铅印本在字体(графика)和行书上不完全相同。为此,我们在《选读》中另附上六张“插页”(如“大司祭阿瓦库姆《传记》的作者墨迹”等),以便读者了解不同的俄语材料的“字体”是不完全相同的。

※ ※ ※

《选读》“前言”中的一些行文用语,本该放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概述”内。但因《选读》(第二部分)先编译出版,而其中一些“选文”是第一次向读者介绍,为避免给读者造成“突兀”感和“陌生”感,故在《选读》前加个“前言”并在此“前言”中写了上面那些“说明”文字。

左少兴

201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篇	奥·巴里津的《故事》 《Сказание» Авраамия Палицына	2
	1) 《俄罗斯全国灾难的开始》 О начале беды во всей России	2
	2) 《圣三一修道院被围纪事》 Об осаде Троицко-Сергиевой лавы-крепости	5
第二篇	《哀悼无上崇高和无比光辉的莫斯科王国的沦陷和最终覆灭》 Плачь о пленении и о конечном разорении превысокого 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ег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ползу и наказание послушающим	14
第三篇	《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б Улиании Осорьиной ...	18
第四篇	《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传记》 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 (1672—1673 гг.)	33
第五篇	《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Фроле Скобееве	67
第六篇	《卡尔普·舒图洛夫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Карпе Сутулове	88
第七篇	《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Савве Грудцыне	99
第八篇	《倒霉鬼和苦命人的故事》(诗体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Горе и Злочиствии (поэт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	135
第九篇	《酒馆醉汉的节日》(第二部分) Праздник кабацких ярыжек (часть 2-я)	154

第十篇 《谢米亚卡法官判案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Шемякином суде	157
第十一篇 《棘鲈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Ерше Ершовиче	163
第十二篇 《科里亚津修道院的呈诉状》	Калязинская челобитная	176
第十三篇 《酒徒的故事》	Слово о бражнике, како вниде в рай	184
第十四篇 《公鸡和狐狸的故事》	Сказание о ку́ре и лисице	190
第十五篇 《人世万象》(寓言)	Зрелище ж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199
1) 《大树和芦苇》	О древь итрости	199
2) 《两只青蛙》	О дву жабахъ	201
3) 《临产的大山》	О горѣ хотящей родити	201
第十六篇 《伊索寓言》	Притчи Эссыповы	204
1) 《老妪与医师》	Баба и Лекаръ	204
2) 《狐狸和山羊》	Лисица и Козѣль	205
3) 《捕鸟人和毒蛇》	Птичникъ и Зміа	206
第十七篇 《笑话》	Смехотворные повести	207
1) 《送子学拉丁语的庄稼汉》	О поселянине вдавшемъ сына учиться по латине	207
2) 《烤蛋者》	О пекшем яйцо	208
3) 《一举三得(妻子如何骗过丈夫)》	Како жена мужа прелукавила	209
第十八篇 西麦昂·波洛茨基的音节体诗	Вирши Симеона Полоцкого	211
1) 《修士》	Монахъ	211
2) 《醉酒》	Пиянство	213
3) 《海盗》	Разбойник	215
第十九篇 戏剧	Драмы	216
1) 《比弗里的女王优基菲》(第七幕第三场)	Июдифъ	
(VII действия сень 3)		216

2) 戏剧《奢侈生活的可怕逆转》(第四场片段) Комедіа ужасная измѣна ... (явление д)	222
3) 《关于浪子的寓言剧》 Комедия притчи о блудном сыне	224
第二十篇 民间歌谣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238
1) 《关于棘鲈的童谣》 Сказка о Ерше Ершовиче, сыне Щетинникове	238
2) 《詹姆斯(收集)的歌谣》 Песни Джемса	244
3) 《关于倒霉鬼的民歌》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о Горе	247
第二十一篇 阿瓦库姆的谈话和书信 Беседы и послания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258
1) 阿瓦库姆《谈话录》的“第一篇谈话” «Книга бесед»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Беседа первая”	258
2) 《大司祭阿瓦库姆致大贵族夫人Ф.П.莫罗佐娃的一封信(1669年) (摘要)》 Письмо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к боярыне Ф. П. Морозовой (1669 г.)	262
3) 《致大贵族夫人Ф.П.莫罗佐娃和公爵夫人Е.П.乌鲁索娃》 Письмо к боярыне Ф. П. Морозовой и княгине Е. П. Урусовой	265
4) 《呈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申诉书(摘要)》 Из челобитной царю Федору Алексеевичу	270
后 记	273

第一篇

奥·巴里津^①的《故事》^②

«Сказание» Авраамия Палицына

1) 《俄罗斯全国灾难的开始》

7109年(1601年^③),由于整个社会^④的极端沉默,由于人们不敢把无辜民众的死亡真相禀报给沙皇^⑤陛下,还由于我们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罪孽、无法无天和非正义的行为,因而招致上帝大发雷霆。

1) О начале беды во всей России

Лета 7109-го (1601 г.), за всего мира безумное молчание, еже .о истинне к царю не смеюше глаголати о неповинных погибели и за премногия и тмочисленныя грехи наша и безакония и неправды излиание гневобыстрое бысть от Бога.

① 奥·巴里津(Авраамий Палицын, 剃度前原名Аверк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алицын, 16世纪中—1626年)俄国教会著名修士,曾主持莫斯科郊外最著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Святая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也写成“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等,有时简称“Трои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俄国“动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1598—1613年)中,波兰-立陶宛军队在俄国某些大贵族、领主配合下曾围攻当时最顽强抗敌的战斗堡垒——该修道院,奥·巴里津曾积极组织、参加修道院-城堡(монастырь-крепость)的保卫战。他本人曾是动乱时期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密友。

② 《故事》(《Сказание》),文选中全称“奥弗拉米·巴里津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Авраамия Палицына),原名《在世的老辈人回忆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в память сущим предьидущим родом...》)。全书共有77章(главы)。这里所谓《故事》(是按字面意义翻译)与所说的一般“故事”(如民间故事、儿童故事等)不同,它有“叙事”(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记事”,甚至“口述历史”等意义。本篇及下篇(从中选出的几章)依据Н.К. Гудзий编的《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VII веков》[《十一—十七世纪古代罗斯文学选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5, 6-е издание, 第326—329页]和В.И.Лебедев, М.Н.Тихомиров等编的《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конца X VIII века)》[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49, 第357—358页],以及“网上”下载的相关材料,我们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并译出。

③ 7109年—即公元1601年,指从“创世”算起到公元元年过了5508年:5508+1601=7109(年)。按俄国历史事实来说,17世纪初年的“灾难”之一——“大饥荒”(或“大荒年”)发生在1601—1603年三年内。

④ “由于整个社会的极端沉默”的原文是“за всего мира безумное молчание”(见附上的俄语文本)。我们在这里借自В.О.Ключевский的《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第三卷中文译本第69页)的文字“……用奥·巴里津的话来说,由于‘整个社会的极端沉默’,全国受到了惩罚”。

⑤ 这里说的“沙皇陛下”是指鲍里斯·戈都诺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1598—1605年在位)。在“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伊万雷帝之次子)去世后,因其无嗣而由其内兄鲍里斯·戈都诺夫即位为沙皇。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1605年4月鲍里斯去世,其子费多尔·鲍里索维奇继位为沙皇,同年6月被杀,“王朝”被推翻。